

失格

作者: 二宮院 和也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人間失格

小時候，那時家裏還很窮，住在九龍城的貧民區，是下等人的聚集區。我的媽媽早在八年前偷渡至香港，不久後便懷上我。我媽是個下等人，那是中國人的通病——很懂人性。

雖然她在大陸沒多讀二年書，識字的程度只在“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”大概之間。她讀的書也是什麼百孝經、廿四孝等，艱深一點也可能讀過道德經，懂不懂就不得而知。她很懂人性

打個比如，放學時，同班的同學都可以在公園玩到八點，而我只能玩到黃昏六點，若果不願走，她不會拉你回家，為了在家長群中保持形象，會在你耳邊細細聲：“今晚你就知死”。然後可以玩到八點，晚上回到家少不了一餐毒打。

老實說，我不喜歡我的媽媽。小六的時候，我鼓起勇氣問我媽媽「為何我不能跟別家小朋友一樣玩耍？」她沒有回答，又換來一頓拳腳疼愛。

但我媽媽也有很多很令人滿足的地方，小時候經常從床下拎出，一兩本唐詩三百首又或小學生新詩集，之後環抱著我一字一字地讀比我聽，對於一個孩童來說，是很溫暖。

雖然如此，我還是不喜歡媽媽。下等人總是喜歡將愛用弓的方式表現。體罰的痛不只痛在身上，更能傷到心靈。瘀傷數天會散去，心傷卻一點一點累積。

在她眼中我永遠都叫不孝子，不知從何時起，當她叫我讀中文，我便去學英文，拿到英文老師的表揚，到大學選科時，我明知她只看中醫，我偏偏進了洋學西醫。西洋學問有個好地方，黑即黑白即白。每樣理都層層疊加環環相扣。極之上等

下等人感冒時，她會自作聰明開一些藥方給自己，吩咐我走幾條街，到藥行裏買藥。接過手一看，先要買藥，再弄藥引。生姜二片，還有一味藥引：大紅花，說“感盛夏之氣開花，以熱破邪，所以....”真的十分敬佩中醫，亦十分敬佩中醫的話術輪轉。十個大夫有十種方劑。

藥買回來了，只有一盒必理痛。倒了碗水，水跟藥放在她身邊，轉身便離開回書房溫習。什麼零丹妙藥，大羅金丹，狗屁一通，當然我在她康復後，又受了一頓毒打。

時光過得很快，媽媽早變了嫵嫵，或者做了太嫵。老年的她近年肝會痛，早時十日一痛，繼而三日，再而每日。

作為她的主診醫生，西洋醫學教給我的是，能夠醫的患者盡力醫，不能醫的讓他們無痛苦地死去，這是天主的仁慈。

告訴母親的病況是很痛苦的任務，各種特效藥都藥石無靈，對新的標靶藥也從去信仰。只好極其誠懇對母親說：「我已用盡畢生所學，好好珍惜剩下時光。」

母親她眼神有點呆滯，怪責我不願意花錢買貴藥給她，總認為我未盡力。她一直覺得我會成為一個孝子，像廿四孝故事中的主角，當盡家產買幾斤人參過她，以解一時三刻苦楚。

最近，她昏倒了，非常衰弱，吐氣比進氣多。最後作為主診醫生親手將安眠藥注射給她，再打了一支毒藥。那一晚，同樣是盛夏，七月的大紅花落滿醫院的前庭，在安眠藥作用下，將死時媽媽最後依然有緊緊捉我的手，她肯定又想打我這個不孝子。

最後她走得安詳。